

## 跟随职事与脱开组织

### 关于全时间受训者与同工们的动向

经过许多考虑和交通，我们觉得需要把受过全时间训练的圣徒集中在台北开展社区。目前受训者所带得救受浸的人，不包括各会所圣徒叩门得着的人，已有二万二千多位。在这二万二千多位中，有八千位继续聚会，其中五千多位每周在家中聚会一次以上，还有三千位每个月在家里有一次聚会；这些家都在受训者的照顾下。我们盼望训练结束后，受过两期训练的人主要就是去照顾这些家。

在开展方面，我们要先得着台北市，再来是高雄、台中等，一直这样作下去。另一面，为着主恢复长远的需要，必须更注重大学校园工作。几十年来我们都有经历，传福音果效最显著的地方是在校园里。所以我们一到台湾来，就非常注意大学校园工作。将来参加全时间训练的人大部分会来自校园，因此校园工作在产生人才的事上非常有用。历年来校园工作所得着的人，许多都是今天海内外召会的长老或担负责任者，所以我们要集中力量作校园工作。除台北外，台湾还有好些大都市有人数众多的大召会。各地同工应当在主面前好好考量，到底自己的负担是要到那些大都市去帮助那里的召会，或者要加入台北的行列，先福音化台北。这件事他们自己去祷告，也要和各地召会负责人有交通。各地召会必须把心摆进来，在主面前有祷告，才能感觉出这些同工应当留在各地，还是要加强台北的行动。对于来自台北以外受过两期训练的全时间者，我们盼望他们都能集中留在台北。然而，这不是定规。我们乃是把这件事摆在各地弟兄们面前，由弟兄们考量各地情况来决定。若是实在需要受训者回去，帮助当地有所发展，也没有问题。无论受训者留在台北或回到各地，他们的供给都由各地召会来担负。如今台岛众召会从台北开始，全体一同福音化台湾，但我们也不愿因着各地同工和全时间受训者都留在台北，以致各地召会好像被忽略了。

因此，众人需要为此一同在主面前寻求。即使决定留在台北，也不表示全时间者这一年就不再到各地去。然而，全时间的弟兄们有一种感觉：多年来大家都散在各地服事，各作各的，交通不多。现在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，乃愿意先集中在一起，再一同出去。这样的集中并非固定在台北，按照负担和需要还是可以回到各地，或者帮助当地的大学工作，或是加强当地的训练，成全圣徒走新路。换句话说，大家可能分在各地，却是在交通中一体行动。

### 需要对‘跟随职事’有正确的领会

关于众人往前的方向，许多人在祷告中都说到‘跟随职事的带领’、‘与职事是一’等。这样的话不能说不对，却在于人怎么听，也在于人怎么领会。大多数人对‘跟随职事’这件事缺少正确的领会，恐怕这样祷告的人自己领会也不准确。圣经所说的职事，不是指一个人，乃是指主在地上行动的工作。历世历代都有主行动的工作。从以诺到挪亚、挪亚到亚伯拉罕、亚伯拉罕到摩西、摩西到约书亚，每个时代都有主在那个时代所要作的工作。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，也有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来了，也有祂的工作。按照圣经理史，从亚当被造到亚伯拉罕蒙召是两千年，从亚伯拉罕蒙召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是两千年，使徒们的时代则有约一百年。四千多年来，神在地上人类中间的行动，强有力地证明祂在每个时代都有工作。主在那一个时代的工作，就是那个时代的职事。

主在每个时代只有一个工作，一个行动

不仅如此，主在每个时代只作一个工，绝不作两个工。每个时代只有一个工作，一条路线。我一蒙主呼召，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，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去找倪弟兄。他留我在他那里住了三个半月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我们在这里的同工们，都觉得你应当把家搬到上海，在这里和我们一同作工。你将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！’我去祷告，主清楚给我看见，在使徒行传里，主的工作和行动就是一道流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，再从安提阿转出去。主也给我看见，巴拿巴如何从这道流中岔出去。（十五39。）那时我很有负担要作中国北方的工，可是这个亮光一来，我就清楚知道自己得到上海去，加入这道流。主的恢复就是主今天的工作，也是主在地上的道路。五十多年前我就领悟这件事。因这缘故，我一投身主的恢复就不曾改变。尽管外有攻击内有风波，我就是持守这一条路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一点也不懊悔。真是感谢主，我走对了。

主工作中的带领

意见拦阻主工作的进展

从旧约到新约，主在每个时代的工作都只有一个带领。今天世界的组织里有总经理和副理，政府里有总统和副总统。然而，圣经里没有两个头，只有一个头，一个带领，一个号令。一九三三年，我正式进到工作里。不久我就看见，弟兄们在真理和亮光上都受倪弟兄带领，却在作法上各有各的‘高见’，这些情形使得倪弟兄很难作工。我亲眼看见许多人来见倪弟兄，坐在倪弟兄跟前问：‘倪弟兄，你看这事该怎么作？’倪弟兄常坐在摇椅上反问：‘该怎么作？’一个钟头过去，也没把该怎么作的办法说出来，只是重复的说，‘该怎么作？’到末了来访的弟兄只好离去。我问倪弟兄：‘人家这样来求你，为何不给他一个办法？’倪弟兄说，‘我给他办法有什么用？他也不会照着作。他无非要到我这里来，得一个批准，再拿出去号召，告诉众人这是倪弟兄赞成的作法。’所以倪弟兄很有智慧，并不回答这样的问题。

有一次，倪弟兄要发一分重要文件，需要有弟兄和他一同签字，他便来找我签字。当时我不明白，有好些弟兄在工作中多年，在主恢复中的年日，比我久，年纪也比我大，倪弟兄为什么来找我。后来我发现，众人虽然都走这条路，却有自己的意见，彼此不同心。他们没有真正看见主恢复中的带领，没有真正走倪弟兄所看见的路，在他的带领里一同作工。

一九四二年，召会中起了风波，倪弟兄从职事上隐退，直到一九四八年。那六年间倪弟兄不尽职，大家也没有新的信息可以讲。一九四二年的风波，加上日军的占领，使上海召会关了门。一九四六年，上海召会恢复聚会，聚会时却没有人能供应有分量的话语。后来弟兄们请我去上海作工，我去了就看见，弟兄们中间凡是关心召会的，都愿意倪弟兄快快回来尽职。一九四八年，在倪弟兄家的一场交通中，倪弟兄说若要他来带领，众人都要交出来。不光房子田地要交出来，连性命也要交出来，统统都要交出来。交出来就是没有意见，众人欢天喜地的响应。之后倪弟兄到上海参加全国性的交通聚会，又带进交出来的空气。好些从前闹事的都悔改了，也都交出来了，愿意今后接受倪弟兄的带领。

### 意见破坏一，使我们失去主的祝福

大陆政局改变后，我被打发出来。刚到台湾的头六年，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，台岛众召会从北到南万众一心，只有一个工作，一个带领。那时主的祝福非常明显，我们实在经历了百倍的收成。一九五四年，我在台北带领新旧约生命读经聚会，与会的人数不断增多，非常有祝福。就在那个当儿，有人建议邀请史百克(T, Austin-Sparks)弟兄前来帮助召会。我们虽然犹豫，后来还是请了他来，在属灵方面帮助召会。然而，史百克弟兄的来，带进了异议的开端。一些青年同工受了影响，甚至要推翻召会的立场。这件事产生的后果如同亚当犯罪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当深远。从那时起，台岛上的一被破坏了，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得恢复。

后来主带领我去了美国，我也从主接受了在美国为主做工的负担。美国的工作开头规模不大，然而光景真是势如破竹，无往不胜。许多现在背负责任的弟兄都是那时被主得着的。其中有一位弟兄，为人正派，在属灵方面相当有认识。当时他停下所有自己的工作，进到主的恢复。但过了四年，他的意见出来了。他说，‘这条路太窄了。无论怎样，这是从中国移植到美国的树，总是一棵外国树。’虽然他有意见，但他仍很看重我的书，也介绍人读我的书。直到今天，对于我个人和主的恢复，他从未说过一句反对或诽谤的话。他并非不接受或不看重这分职事，然而他非常有自己的意见，仍旧保留自己的看法。

意见一出来，他在主的工作上就了了。将近二十年过去，他变得平平淡淡，无声无息。他本该很有功用，却被意见所害。另一位弟兄原是传道人，在洛杉矶的夏季训练中得了帮助，就离开公会进到主的恢复，和我们很同心。然而五年后，他的意见出来了，他觉得我所带领的路不太合美国人的口味，而想要有清一色美国的恢复。这也是一位很好的弟兄，从来没有听见他说我的坏话，但就是很有个性，有自己的意见。至终他也变得平平淡淡，无声无息。还有一位弟兄，为人很有分量，也很爱主，在自己家里兴起了一个小聚会。他与我们在一起十二年之久。后来，他有自己的意见，觉得不能再走主恢复的路，就把和他一同负责的弟兄革除，在当地产生了分裂。至终，只剩下少数人和他在一起，今天那里也是平平淡淡。许多人刚进主恢复时情形都很好，过了几年就出事，原因都是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还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表面没出事，里面却有不同的味道。有些弟兄完全接受我所讲的，自己也讲同样的信息，并且据此建立召会，却在作法上有自己的意见，结果就产生味道不同、色彩不同的光景。因这缘故，我曾召开数次紧急的全球长老聚会，尽所能的帮助这些弟兄们。可惜，他们并未从根本上接受帮助，只不过在外面的作法和声势上有些修正。一九八六年二月的全球长老聚会中，我正式发出号声，告诉众人我们在主的工作里不能再容让不同心合意的光景。今后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，带领是一个，在主的事工里不吹无定的号声，我们在主的行动中必须同心合意，好带进士气和冲击力。从那时起，开始有了‘只有一个带领’、‘只听职事安排’这样的说法。然而，我相当关切大家对这事是否有正确的领会。

## 主的工作和行动是借着祂的说话

有弟兄来问我说，‘我得到训练的帮助，看见了光，职事是一个，带领是一个，号令也是一个。请告诉我，我该到那里去。’对于这样问我的人，我都不回应，因为那样的想法是错的，会落入教皇制度的错谬。圣经里只有使徒的交通，一点也看不出有教皇发号施令。主在每个时代都有祂的行动和工作。祂的行动和工作完全凭着祂的话，主不说话就没有工作。

哪里有主的说话，哪里就有主的工作。人要有分于主在一个时代的工作和行动，就要跟随主在那个时代的说话。使徒们乃是受神差遣的人，为神说话以完成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。他们不是来控制人，也不是来辖管人，乃是借着说话带领人走主的路。一旦他们看见人所走的不像主的路了，他们也会说话规劝人回到正路上。这叫作使徒的交通。（徒二 42。）我们应当跟随使徒的交通，借此有分于主的工作。从抗战胜利后我就观察，在华语世界中，基督教有什么属灵、有价值、有生命、有亮光的书出来，结论是没有；到了美国，二十几年来我观察的结果也是没有。前一世纪，英国许多著者所写的圣经注解和属灵著作都很有价值，我刚得救时都看他们的书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在英国也看不到那样有属灵分量的书。求主宝血遮盖，我没有一点骄傲。保罗说他是愚妄的说话，我在这里也是愚妄的说话，我是不得已的。（林后十一 21。）我们中间六十年的历史，大都是倪弟兄在说话。倪弟兄下监后，主把话语职事转到我这里。我未去美国之先，在台湾已经有出版。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、神复合的灵、神新约的经纶等题目，从前在我们中间也没有，都是我们到海外以后，神才逐渐带领我们，给我们看见的。我能从清洁的良心说，是主在我里面说话。人无法用头脑想出这些话，也不能光凭自己研读圣经而把这些真理读出来。这些乃是主的说话。

## 求主的引导，在主开辟的工作范围

主在那里说话，那就是祂的工作。主用谁来说话，我们就受祂带领。我自己从进到主的恢复以来，就受倪弟兄带领，一点没有受打岔。因为我看见倪弟兄身上有主的真理和托付，知道他是主在这时代所拣选带进主恢复的人。我可以替倪弟兄作见证，他绝没有随便吩咐人要听他的。在我决定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，以及搬到上海去服事的事上，倪弟兄都要我‘在主面前看看’。所以同工们该往那里去，自己需要好好祷告。弟兄们能为我作见证，我不是一个跑来跑去开辟工作的人。我从台北去马尼拉，只到马尼拉，别的地方请我，我一概不去。在美国也是如此，我不随便跑来跑去，但是主自己开辟了祂的工作。借着美国，欧洲开了，纽西兰、澳洲开了，非洲开了，南美、中美也都开了。这是主作的。今天无论同工也吧，长老也吧，大家所作的，都是在主开辟的工作范围里。人都愿意去开工，但不见得能开出来。我若能作什么，这不是我，乃是祂的恩与我同在。（林前十五 10。）我没有一丝夸口。前几年在美国，为了恶意毁谤我们的书进行诉讼的时候，有许多美国弟兄一同配搭服事。律师很惊奇，一群美国人竟然帮一个老中国人处理诉讼，并且听他的话，看他的书。事实上，这完全在于主的说话。今天主实在开了门，到处都有作不完的工作。人若要听话、要跟随，不是听我这个人的话，也不是跟随我这个人，乃是听真理的话，跟随真理。在主开辟的工作范围内，都是你们可行动的地方。为着你们往前的方向，你们需要去祷告，好清楚主要是要你去达拉斯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台南或其他地方，也要和一切有关的弟兄们交通。我绝不给你们命令，不过你们若不按主的话而行，这分职事就有地位说话改正你们。盼望大家能了解这件事，不必一直说‘我们听职事的话’，也不需要来问该往那里去。

## 脱离组织和人为的辖管

我们中间若还有人想要控制人，想要掌权，这是极其羞耻的事。我清楚看见倪弟兄为人处事的榜样。我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作见证，我也和倪弟兄一样。你们很多人在台湾、美国及各地与我都有接触，你们可以为我作见证，我不控制人。我们中间不该有组织和控制。然而，组织的味道已经不知不觉进到我們中间。从前有一位很有心追求的姊妹，为着家庭因素，会所设立家负责的时候没有设立她，她就大大难过一场。我们中间不应该这样。所以我这次回来改制，把这些都推翻了。论到施浸，谁都可以施浸，不需要长老去安排人施浸；也不一定要在浸池里施浸，可以去河里，也可以在浴缸里；不一定要躺下浸，站着浸也可以。不要害怕大家会因此胡作非为。我們中间若还需要人来管，那是最可怜的光景。我们应该相信，主在我们中间，主的灵在这里，主的真理在这里，主的亮光在这里。我不信人可以随便。感谢主，已过八、九个月，我们实行新路，还没有听见乱来的，都是规规矩矩，不需要人去管。如同主自己所说的，我们中间只有祂是主。（参太二十 26-28。）也像彼得说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辖管别人。（彼前五 3。）我们只该释放主的话语，供应主的生命，造就人，建立召会，叫福音能传出去。这是我们所该作的。